

胡雪巖 石渠略

· 理想藏书系列 ·

刘方华 主编



吉林大學出版社

胡雪岩韬略

■ 刘方华 主编

第三卷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雪岩韬略/刘方华主编,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601-4277-7

I. 胡… II. 刘… III. 胡雪岩 (1823~1885) —人物研
究 IV. K825.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2528 号

书 名: 胡雪岩韬略

作 者: 刘方华 主编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黄凤新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10×1030 毫米 1/16

印张: 55 字数: 1020 千字

ISBN 978-7-5601-4277-7

封面设计: 赵云峰 世纪鼎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009 年 4 月 第 1 版

2009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2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第三卷 目录

第三篇 珍闻轶事

二、英雄自古爱美人	(1)
十二金钗 一个比一个美	(1)
他因女人而发家 兰兰因他而富贵	(6)
他觉得身上有点热腾起来	(6)
他懂了女人的奥秘	(13)
得 宠	(18)
情深义重	(28)
雪岩求婚 阳琪遂意	(33)
生米成熟饭 黄姑嫁世春	(40)
“两头大” 翠环成了胡宅真正的女主人	(47)
来世我非你莫嫁 阿巧遗憾终身事	(55)
阿巧 非雪岩不嫁	(55)
巧遇阿巧	(69)
躲不开的阿巧	(81)
孙明伦甘愿当小女婿 雏凤亦有独占高枝时	(93)
老牛亦想吃嫩草 船家女水叶“落网”	(100)
胡雪岩的又一个女人	(109)



枕边春色迷有龄	(119)
乌先生得赏春梅 俏佳人香销玉殒	(125)
处事办事堪一流 罗四姐掌管胡家	(133)
与罗四姐的缘分	(140)
老马也有失蹄时	(153)
仙人跳 胡雪岩险遭美人计	(159)
三、江湖使他发迹	(166)
来个连环套	(166)
巧治“信和”	(175)
拿下码头	(179)
经营不离道人	(186)
四、网罗人情	(194)
内宫妙方	(194)
痛定思痛	(200)
不能没有神算子	(206)
甘为朋友两肋插刀	(211)

第三篇 珍闻轶事

二、英雄自古爱美人

十二金钗 一个比一个美

北风呼呼作响，寒气彻骨，大街两旁的店铺都关闭紧严。然而东大街的尽头怡红院却红灯高悬，烛光闪烁。公子王孙、富商大贾熙来攘往，接踵摩肩，十分热闹。

东厢房内灯红酒绿，欢声笑语。4支酒杯粗的红烛发出咝咝咝的声音，火舌跳动，照得房内如同白昼。胡雪岩搂抱着翠花，红光满面，精神奕奕。陪坐在一起的还有怡红院的琴琴、芳芳、阿姣，她们是胡雪岩应邀的佳宾，特来吃“花酒”助兴。翠花约莫15岁，身材颀长，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旗袍，胸前一朵特别大的牡丹精绣其上，足穿一双软底红布鞋，丝绸缎面小巧精致，她略施粉黛，凤眼生辉，假依在胡雪岩的怀里，小鸟依人般妩媚丽雅讨人喜欢。大家围坐在一张圆桌旁，兴之所至，无所不谈。一会儿，“吱嘎”一声门被推开，几名侍女捧着热气腾腾的美味佳肴走将进来，“茄汁虾球”色泽红艳，“绣球鱼丁”白中带绿，“鸳鸯鸡丝馄饨”汤色鲜亮，皮薄滑润……大盘小碟堆了满满一桌。一名侍女拿出一瓶上好的“女儿红”替胡雪岩斟满，接下又为下首的翠花斟上，待众人杯满，胡雪岩站立起来举杯在手说道：“难得翠花错爱，钟情于我，我饮此杯以示谢意。”说罢一饮而尽，一口气又干下两杯，众人相陪，轻呷一口以示应付。胡雪岩3杯酒下肚时满脸通红，再看众女子也生出些许红云，特别是翠花不施粉黛却俏脸红润。众人举杯执箸，谈笑风生，猜拳行令，乐不可支。席间翠花鼓乐操琴，载歌载舞。胡雪岩见翠花低颦一笑都有十足魅力，压不住心中的狂喜，随即从包里掏出百两赏银，然后又如痴如醉地观看表演。当翠花回到胡雪岩身边时，胡雪岩不禁伸出双手将翠花整个儿抱入怀里，谁知一不小心将一碗燕窝汤撞翻了，一碗的汤水全撒在胡雪岩的衣衫上，翠花惊得不知所措，急忙掏出手帕去揩，动作非常轻柔，目光水灵灵地注视着胡雪岩。胡雪岩连忙将粉白细嫩的玉手抓住，张开嘴亲吻了一下，翠花娇羞一瞥，胡雪岩捡过手帕自己揩起来，然后将手帕放在鼻子上一嗅，啊！清香



扑鼻。周翠花见状说道：“胡大先生喜欢就留下吧。”两人眉来眼去，调情骂俏全然不顾他人。酒足饭饱之后，其余人告辞各自回到自己的客房，胡雪岩抚摸着翠花光滑柔美、弹性十足的纤纤细手，欲火难禁，迫不及待将翠花抱至帐内，安然就寝。

次日天明，胡雪岩醒来，见周翠花正恬静地躺在自己身边，非常温柔可爱，眉毛舒展，红唇微启带有笑意，似乎她正沉浸在美好的梦境里。胡雪岩不忍破坏她的好梦，禁不住又将整个房间打量一番。房间不大，但却布置得十分典雅温馨，崭新的苏绣窗帘白底黄花，淡雅又不失豪华，一张楠木圆桌上摆着胭脂粉妆、西洋圆镜、檀香木梳，全是些女儿装饰打扮之物。他将目光收回到帐内，这蚊帐是薄如蝉翼的白绫精心缝制，被褥也是新做的细软缎面，十分暖和，上绣鸳鸯戏水图，使缎面十分惹人注目，“啊，全部都是新鲜的。”胡雪岩自言自语，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轻轻揭开被子坐在床沿，穿戴完毕正要起身走出房门之际，一个小侍女捧着个盘子走进来，将盘子举到胡雪岩面前，说：“这是老妈妈的酬谢，请收下。”胡雪岩这才发现盘中有一红绸包裹的东西，他立即抓在手里，将它打开，“500两银票”。他恍然大悟，原来这周翠花第一次接客，照例要请院中的常客、经验丰富的子弟破身，鸨儿由是请他行此大礼给以重谢。胡雪岩心中欢喜不堪言表。他忍不住又走向床前，俯身亲吻翠花，翠花被惊醒，二人又窃窃私语，共享柔情。

在怡红院吃过早饭已是11点整，胡雪岩稍作修饰走出怡红院。此时大街上已是车水马龙，行人如潮，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约见直隶安国县最大的药材巨头孙大头。“大头”是因其头大而得的诨名，药材买卖中的生意人除了少数几个人外，极少人知晓真名。想到这他急匆匆向白云楼走来，谁知踏进白云楼，连人影儿都未见着，胡雪岩心中不由得着急起来，由于左帅西征将士水土不服，急需大批丸散膏丹，恰恰孙大头有大量现货，可解左帅进兵之忧。莫非此人不讲信用，此时变卦，这在生意场上是常有的事。终归人去楼空，胡雪岩没精打采回到家里，颓然跌进沙发里。夫人罗四见状，柔声问道：“什么事使你如此萎靡不振？”这轻言细语尤如甘甜的乳汁滋润胡雪岩的肺腑，他眉头为之一展，罗四不失时机俯身亲吻，柔柔抚摸，胡雪岩便将未见孙大头的事说了出来，并索性把在怡红院里昨夜的风流吐露。罗四一听，突然目光直直地盯着胡雪岩，心中漾起一丝不易觉察的醋意，她问道：“现在是几点？”胡雪岩从内衣口袋里掏出洋表一看，“唉呀，11点半了。”“这就对了，此时已近中午，哪里去见人，说不定以为你不要见呢？”罗四太太见胡雪岩耷拉着脑袋，满脸失望，话锋一转，“嗯，要等你办这事，恐怕左帅要另请他人。”原来，按照事先的约定白云楼面谈，9点钟孙大头去白云楼见胡雪岩不在，以为有事耽搁，谁知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到10点3刻仍未见着，他动了走的念头，但一想不如直接上胡家问个清楚，到得胡家受到罗四热情接待，二人就有关事宜商谈起来，最后全部买下孙大头的货，价钱比一般的便宜，可以赚近万两银子。听完罗四的叙述，胡雪岩眉开眼笑亲吻罗四，神采飞扬，十分愉快。但不禁为去怡红院险些误事而后怕，同时又暗地里佩服太太的精明能干。想到

胡雪岩韬略

第三篇 珍闻轶事

这里，便将罗四搂进怀里，称赞道：“贤妻不愧女中丈夫，可替为夫独挡一面。”胡雪岩的夸奖使罗四太太激动盈眶，泪水滚滚而出，他将手伸进罗四太太手中帕替罗四拭泪，香喷喷的丝绣手帕被罗四抓在手里。胡雪岩尴尬一笑，他以为罗四太太会大发醋意，哪料到罗四浅浅一笑，说：“如若再这般沉湎于酒色，一是坏名声；二是带坏头误事业；三是伤身体；特别是如果手下的钱庄、典当、丝号、药店都仿效东家茶楼酒肆，青楼花巷狂嫖滥赌，这样偌大的生意便要荒废，家道岂有不衰败的道理。”胡雪岩倒吸一口凉气，不断点头称“是”，“言之有理”。

午饭过后，李知府夫人王太太来访，罗四将心中的顾虑告诉了王太太，为了避免胡雪岩逛妓院，欲替他物色女子做小，但又怕家庭不睦，影响事业。王太太说：“皇帝三宫六院，佳丽三千，胡大先生家大业大，三妻四妾那才光宗耀祖，十分风光。一来保住名声又不耽误正事，二来更不会伤及身体。至于以后进门争风吃醋，你罗四太太理财持家，经商筹划，韬略无穷，处理这点小事简直微不足道。”王太太一番话使罗四耳根发热，热血沸腾——她心中有了主意。

重阳日这一天，天气较好，太阳老早就升上了天空，胡雪岩携妻子罗四及一丫环小梅游览西湖。西子湖畔，堤上垂柳已枝黄叶枯，全没了春日袅袅轻盈之态。湖水虽近深秋仍素湍绿泽，静影沉璧。渔舟竹筏、游船画舫穿梭往来，增添不少乐趣。此景真可谓不是春光胜似春光。

一画舫引起胡雪岩的关注，只见几名歌妓正操琴鼓瑟为两位贵族公子演奏，琴音悠扬，歌声悦耳，其情形让人羡慕。缓步踏上断桥，他不由得想起白蛇娘子和许仙的故事，心中啧啧称奇，于是伫立桥头举目远眺，内心十分激动，这一瞧才发现桥下正有一青春女子在湖边埠头上浆洗。只见她青丝秀发，手儿红润，清澈的河水倒映着她粉红的衣裙；虽然已是深秋，但姑娘却累得热汗直冒。她扬手轻轻理了理眼前的刘海，又继续忙碌。这青春勃发的少女仿佛浣纱西施，胡雪岩心里赞道。他随即将桥面一块石子丢入湖中，“咚”，声音轻微，但仍溅起水花，少女扬眉仰视，忽然发现一个头戴翎子的官员正凝视自己，急忙低垂双眸，俊脸羞涩。随后她端起木盆拾级而上走回屋中，将门一带，隔断了胡雪岩的视线。胡雪岩这才注意到少女的家麦秸草房傍河而筑。胡雪岩被女子的美貌吸引住，他怦然心动，渴望再一睹农家女的芳容。然而注视良久，未见少女出门，他怅然若失，遗憾而去。罗四将丈夫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不露声色陪着丈夫。此时此刻胡雪岩游兴索然，悻悻而归。

第二天，罗四身着尼姑衣服，手捏念珠来到少女家，轻叩柴门，门被打开，只见一个瘦骨嶙嶙的老太婆出现在她面前。罗四口中念念有词，念珠在她手中移动，她说：“施主，讨口水喝。”老太婆见是化缘的尼姑，忙迎进屋内。房矮小昏暗，罗四被引进客堂，客堂里供奉着“观音菩萨”和“妈祖”的塑像，香案桌上青烟缕缕，星火点点。“阿妹，快去给师傅倒碗水。”客堂里一位正在纺纱的少女站了起来。“婷婷玉立，漂亮无比。难怪他魂不守舍。”罗四边喝水边拉家常，了解到这是5口之家。大儿、二儿都在太平天国里战死，老伴被西湖鱼霸关起来。现在家里就剩下母女俩。阿妹年方17岁，与邻村渔民周乐生自小指腹为婚，及至长大



成人。两人常借打鱼之机偷偷约会，感情日深，双方互换生辰，定下了拜堂成亲的良辰吉日。哪知祸从天降，由于阿妹出落得貌若天仙，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都遭到她们的拒绝。然而西湖鱼霸仗势欺人，以太婆儿子参加太平军，老爹抗交鱼税为由，把老爹关了起来，另叫人捎信说，只要阿妹答应嫁给他的儿子“白痴”，立即放人。阿妹誓死不从。鱼霸已威胁好几次，流露强抢之意。一想到父亲，阿妹没了主意。

罗四听了阿妹娘的叙述也难过得流下眼泪，十分伤心，别了将50两碎银送给阿妹，阿妹捧着银子连连称谢。一回到家里罗四脱去僧衣，立即嘱咐管家给阿妹家送百两黄金。另外去叫鱼霸将阿妹爹放了，然后又将嘴贴近管家耳朵吩咐一阵，管家领令而行。

这一天午后，阿妹正坐在纺车旁织布，忽然周家的人来报信说，周乐生今日早晨不幸坠水身亡。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使阿妹痛不欲生，她真想一死了之。面对年迈的母亲、受困的父亲又于心不忍。她强忍悲痛，把泪水往肚里咽。几日后心情稍微舒畅，静心一想，乐生一死鱼霸更会穷追不舍，要她嫁给“白痴”真是恶心，但又无计可施。正当她一筹莫展的时候，父亲被放了回来，身体更加虚弱。阿妹赶紧给父亲生火煮饭。饭后，父亲精神好转，他问道：“这些日子鱼霸来过么？”阿妹气愤地说：“岂止来过，还妄想抢婚呢！对了，爹，他们咋把你放了呢？”父亲说：“鱼霸告诉我有人替咱们交了钱。我寻思这是谁呢？细问之下，他们才不情愿地告诉我一个叫罗四的太太救了我。”全家人沉浸在相聚的欢乐之中。傍晚时分，胡雪岩的管家揣着百两黄金来到阿妹家。管家说明来意，“这百两黄金是我家太太送给你们的。”见阿妹全家都莫明究理、非常不解，管家说：“前些日子我家太太去灵隐寺还愿，穿着尼姑服来你家讨过水喝。”母女俩都“啊”地叫了起来，“这真是大好人。”管家又将罗四太太吹嘘一番。末了很惋惜地说：“可惜，我们太太无子，偌大的家业无人继承。”阿妹娘一听也替罗四太太垂泪，她问道：“何不纳妾取小生个小子呢？”“啊，想只是未遇着合适人家。”管家又接着说道：“你们家阿妹未许配人家么？”阿妹娘两手一摆：“这不行，人家大好人，我阿妹未出嫁未婚夫就死了，想来命苦，哪攀得上这样的亲戚。其实我们当下人使唤都不敢妄想呢，看来，他们的大恩大德我们只有来生再报。”管家见阿妹娘话中有话，不由双眼一亮，见阿妹正专注地盯着自己，眼里满含希望，便说道：“此事有待禀报我家太太，天色已晚，我得告辞了。”管家被全家人送至门外。

不久，胡家张灯结彩，唢呐声声，人们簇拥着新郎胡雪岩、新娘陈阿妹来到大厅。大厅正中大红“囍”字端挂墙壁，一对红烛火苗窜动尺余，发出啾啾的鸣叫。新人参拜完毕被迎入东楼洞房，人们则在酒桌上分享快乐。

胡雪岩与罗四感情如日中天，与新欢如胶似漆，事业发达，一帆风顺。在这之后罗四先后又为胡雪岩娶了十名黄花闺女为妾。东楼十二钗住在一起显得十分拥挤。罗四太太便与胡雪岩商议修一座新楼。胡雪岩一听不谋而合。但声名在外，就不能简简单单造一座楼，必须精心设计，与之配套的花园水榭也要修建得豪华气派，两人商量停当，便请来能工巧匠勘查设计，但怎么摆放都是住宅拥

胡雪岩韬略

第三篇 珍闻轶事

挤,布局顾此失彼。胡雪岩心中思索良策,有个手下人向他献计:胡府临街毗邻铺面较多,何不将靠向胡府院墙的住宅全部买下,那样整个胡府将增大许多,随意建造都显宽敞。胡雪岩听后连称妙计,心中欢喜,他准备修筑一幢专供“十二钗”休憩的娇楼,取金屋藏娇之意。当即吩咐管家去收买街房。大多数人见价钱出得很高欣然同意。但少数几家由于一时未找到合适的去处,犹豫不定。于是胡雪岩用千两银子贿赂知府,强行增加官税,迫使那些人慑于官府的压力忍痛割爱,另寻他处安身,但一吴姓人家就不肯搬迁。原来吴姓户主吴氏有一个腿残个矮、右臂僵硬的儿子吴成,娘儿俩靠打草鞋、替人浆洗为生。听到胡雪岩收买街房,吴太太就坚决不出售。胡雪岩十分恼火,派人去劝说多次都告失败。如果他们不搬走,那购买到手的街房就突然间被切成两段,一点整体感都没有,胡雪岩和罗四太太商量拔掉这颗钉子。

一天,吴氏正在河边浆洗衣服,儿子吴成一拐一跛来到面前,吴氏一见儿子满脸是血,丢下衣服捧起儿子的脸一看,鼻血还在汨汨外流,冷水止血后,吴氏才细问缘由。吴成说,他正在替人捡叠衣服,突然闯进来几名流氓,不容分说,将货架全部推倒,我上前制止,一个凶神恶煞的家伙扬手就是一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这帮人折腾一阵后,拣了几件上好的面料扬长而去。听过吴成的叙述后,吴氏气得脑都快炸了,眼看着这是胡家所为,但又无可奈何。起初卖房,吴氏不愿意是因为,她不愿祖上传了数代的基业葬送在她的手里。急急忙忙回到家,一片狼藉,损失惨重。货架断的断,残的残,有的被撕破,有的被踩在地上。娘儿俩收拾好一阵子才将房间理顺。一会儿后,有几家来取货,吴氏不能按时发货,有两家的绫罗衣裙已被抢劫,她不得不加倍赔偿。吴氏心如刀绞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娘儿俩抱头痛哭,闻声落泪。

第二天,胡雪岩的管家又前往吴家。这一次倒没费多少周折,很快成交。吴氏母子俩满眼含泪,在寒风中踉跄而行,不知走向何方。

收买街房后,胡雪岩便立即着手修他的十二钗住宅——娇楼。3个月后,胡雪岩新居落成。他带领罗四、陈阿妹……众妻妾登临娇楼。环顾四周,华屋气势恢宏,金碧辉煌。极目远眺,海天茫茫,空明澄碧。南望山岳峰峦叠嶂,绵延不断。站在此楼上可观海上日出,夜看海潮新月万叠金光。再看此楼有仙阁凌空之感,俯视脚下,娇楼傍水而建,人工湖清波绿水,“三潭映月”、“柳浪闻莺”、“蓬莱阁”景点错落有致,叫人赏心悦目。原来人工湖仿西湖而建,可以说游家中即似游览西湖。面对眼前如此巧夺天工的娇楼,妻妾们心旷神怡,走进屋里,室内装饰异常豪华,红色地毯,一色红木家具,件件都是精雕细琢的佳品,叫人目不暇接。胡雪岩当即将房间分派与十二妻妾,众妻妾喜不自胜,此后胡雪岩便泡在娇楼,自得其乐。



他因女人而发家 兰兰因他而富贵

他觉得身上有点热腾起来

胡雪岩最早是在钱庄做学徒。由于父亲死后家道败落下去，母亲只好把他送到一家名为信和的钱庄当小伙计。起先，什么杂活都干。每天早早起床后就替师父师兄们倒尿壶，端洗脸水，然后扫地，买早点，接着就到店面帮着擦桌抹凳。开店后，有客户来办理事务，小胡雪岩就立于一旁，见机做事。有时帮客人拿外套，遇着老人还扶进扶出。这般做法自然会博得客人们的认可，碰到客户心情好，更可以得几个小费。只因他生得伶俐，嘴快且甜，加上店里上至老板下至年长的伙计都满意他，所以对他收些小费也不刻意去管教。因此胡雪岩平日里虽然没有工钱，做学徒的都如此，但也有些收入，偏偏他乖巧过人，收了客人小费后，把大部分交给持家的母亲，留下一小部分存着，却也不像平常孩童自己去买吃食解馋，而是把钱攒到一定数目，时不时上街去买回瓜子糖果之类的小吃孝敬那些伙计。逢年过节，更买一些东西送给老板娘。虽是些针头线脑或者头饰之类极便宜的东西，可这些出自一个小孩之手，就显得可贵了。这些举动更增加了大家对他的怜爱，一传出去，个个都知道信和的小胡人品好，人缘也好。许多大伙计也乐得常常教他一些钱庄知识，这样，胡雪岩从小就接触这些知识。到了十六七岁上，对钱庄的一般操作早已了如指掌。这时的胡雪岩已经长成个大小伙子，年纪不大，但从小就在人堆里跌爬滚打，所以看上去显得很成熟，加上能言善辩，博得老板的赏识，同时也招来了许多少女的爱慕之心。

出师以后，信和老板立刻就派他立柜台，就是直接与客户打交道，办理各种钱庄业务。这期间，更增加了胡雪岩的交际能力，使他对人的了解更深入了一层。慢慢地，他成了这里一名得力的伙计。钱庄的伙计们发现自从胡雪岩立柜台后，来办理汇兑的客户中增加了许多女子。按理说她们一般是不进钱庄的，其中奥妙不言而喻。因此，伙计们常常与胡雪岩打趣，说些带荤的笑话，逗得他面红耳赤。这样也使得胡雪岩动了青春之心，他也慢慢学会打量从店门口经过的姑娘小姐们。

这一天，一大早胡雪岩像平时一样收拾停当，站在柜台后手里拨着算盘。时候尚早还没有什么客户来钱庄，但是钱庄对面的布店却早已开张了。时值春夏之交，大概到了替换衣服的时候，人们要把春天的厚衣服换掉，该换上凉爽的夏装了。于是太太小姐纷纷上街采购自己喜欢的布料，然后送到裁缝那里做出时兴的样式，一连几天以来，对面的布店就因此热闹起来。胡雪岩闲着无事，手上有一阵没一阵地拨着算盘珠子，眼睛却不时望着布店门口进进出出的女人们。

突然他眼睛一亮，从布店里出来一位小姐，生得十分标致，穿着一身淡蓝色

的裙子。虽然隔着一条街,可她与女伴说话时可爱的神态仍旧一丝不漏地看进胡雪岩眼里,他的心怦然一动,于是更加凝神望去。事与愿违的是钱庄门口突然停了一顶轿子,挡住了那边的女子,胡雪岩心下急了,但没有办法,客户来了。定了定神,开始做起正事来。这一整天,眼前总是飘着一个蓝影子,挥也挥不去。

晚上回到家里,闷声不响地躺到床上,连晚饭也不吃。胡母做好了晚饭,见儿子回来连招呼也没打,就神情恍惚地到他自己的屋里去了。她好生奇怪,寻思着儿子是不是病了。她走进里间,来到儿子床前,关切地问道:“雪岩啊,怎么了?哪儿不舒服?”边说边用手撩开蚊帐去摸胡雪岩的额头。

却见胡雪岩睁着两只大眼,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胡母问了他好几声,才回过神来,看见母亲正慈爱地望着自己,立刻觉得自己的失态。“娘,是您啊!”他连忙坐起来,“没事,我没事。”

“那你怎么无精打采的?你可把娘吓着了。起来,出去吃晚饭吧。”

娘儿俩坐在桌旁,像往常一样,母亲总要问问儿子今天在钱庄有什么新鲜事,这一问,胡雪岩登时来了个大红脸。

“娘,今天也……没什么……”

一见儿子吞吞吐吐,做母亲的很奇怪。儿子一向能言善辩,为何今天大反常态?便问:“是不是生意上出了差错?人总是会犯错的,但要学会吃一堑,长一智,不要……”

话没说完,胡雪岩脸更是红了,连忙将头埋下去,猛扒了几口米饭,边吃边打断母亲说:“娘,您别瞎猜了。我,我……”

“你什么?说呀?”看见儿子这副窘态,知道不是生意上的错误,便有心逗逗他,“是不是看中谁家小姐啦?”

“娘,我,我……”一向机灵的胡雪岩此时被问个正着,有点结巴了。

“哈哈!”他娘忍不住笑了。“先吃饭,别噎着了。”

好不容易把这顿饭吃完,胡雪岩放下碗筷便走。

“雪岩,去,帮我把外边晾的衣服收进来。”

“好。”

天已经黑了,但是不远处仍旧传来小商小贩的叫卖声,集市上还是挺热闹的。

待胡雪岩收了衣服回来,母亲已经收拾了碗筷,坐在灯下缝衣服,由于家境不太宽裕,虽然衣服旧了或破了,仍不舍丢弃,能缝的就缝一下。

“娘,您歇会儿吧,别累坏了身子。”

“好吧,我就歇会儿。那你说说你的意中人是誰呀?”

“……唉,娘呀,我实在说不过您,我还小呢,您就急着抱孙子啦!”

“哟哟哟,我不是急着抱孙子,我是急着看儿媳妇呐。”

母子俩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

“时候不早了,雪岩,早些休息。”等到儿子睡下后,母亲接着把儿子换下的衣服洗干净,晾好,又从衣柜里取出一件外套,放在他的床头,这样忙到很晚,自己



才安心睡去。

胡雪岩照旧站他的柜台，天气也照旧一天天地热起来。

这天，老板关照雪岩，中午抽空买些扇子回来。江南的扇子可有讲究，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扇子。普通人用蒲扇，便宜也方便，文人爱用纸扇，还喜欢在扇上题字作画，小姐爱用有香味的绸扇，如此等等。老板之所以派他出去买东西，一是他眼力好，心计多，买回的东西令人满意，二是他诚信有加，不会从中捞折扣。

午饭吃过，雪岩拿了钱就出门去了，他知道离钱庄不远有一家杂货店，那儿的東西比较实惠。路上挺热，他走到茶摊前，要了一杯凉茶，一仰脖咕咕地喝下去，顿时觉得全身舒服了不少。忽然，那熟悉的蓝色在眼前晃了一下。他的心一阵狂跳，放下碗，拔腿就追。

“嗨，小伙子，还没给钱呢。”摆茶摊的老太太以为自己又碰上白吃白喝的市井无赖。

“对不起，不好意思，老妈妈，我忘了。”赶忙从零钱中拿出几个铜板，看也不看，放在桌上，回头再看，目中人已无踪影。

他懊恼地顿了一下脚。愣了一会儿，发觉还有正事没办。等到了杂货铺，就有一个小伙计迎上来招呼他。

“这位大哥，你看点什么？”

“小兄弟，我来买几把扇子。”

“您请进。老板——有客人来。”

进得门去，掌柜的笑容可掬。胡雪岩还未开口说话，只听得背后传来两个年轻姑娘的轻笑声，紧接着那笑声已经到了背后。

“爹，您看我新做的衣服好看不？”

胡雪岩向后望了一眼，顿时就呆了。他朝思暮想的姑娘此刻就站在眼前。

“爹呀，您看这花边，多漂亮！小芳也喜欢这种样儿的。”说罢，她还转了一圈。

这一转，把自己的曲线无意地暴露在胡雪岩面前。他痴痴地盯着这姑娘，只觉得口干舌燥，不由得咽了一口唾沫。

“兰兰，去，回屋去，跟你娘说去。”老板也发现了胡雪岩的神态，赶快叫女儿离开。

兰兰才注意到除了爹和小伙计，那边还站着一个陌生男子，四目相对，她从胡雪岩的眼中似乎感觉到什么，一低头，拉着小芳绕过柜台进里边去了。

“小姐，刚才那男子直勾勾地盯着你看哩。”

“去，别瞎说。”

“唉呀呀，脸都红了，是不是看上他了！”

“再说我打你！该杀的。”

两姑娘边走边打闹着，兰兰忽然问道：“小芳，我问你，他是谁呀？”

小芳是店里的丫头，常到外边去买东西，所以认得的人多。她略一想，脱口

答道：“是那边钱庄里站柜台的伙计。”

“哦。”她虽然只见了一眼，但还是能回想起这个年轻人的样子。他虽然年轻，但并无一般年轻人油滑的神态。虽然“直勾勾”地望着自己，但这目光不同于街上无赖的眼光，上上下下在浑身搜索，无聊之极。面孔和善，英俊之中透出几分老练成熟。衣服左肩虽有一个小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给人一种纯净的感觉。反正，他在她心里的印象还不错。

在外间柜台上，胡雪岩左顾右盼的神态令老板有些不快。他自己也稍有察觉，马上恢复常态。

“老板，我想买几把扇子回去，上等的5把，中等的和下等的各10把，价钱好说，但一定要制作精细、耐用的。”

“好，好。”老板应承着，“我到后边给您挑几把最好的来。”

“多谢老板。”

胡雪岩这才打量起这个杂货店来，店面中等，不大不小，而且货架上的商品种类齐全，平常的日用品和一些可以当作礼品送人的都有。虽不常来，但可以看出生意还不错，这一阵正赶上中午吃饭，所以也没几个顾客，不过从货架边的一张桌上可以看到有许多个打好的包，这是准备送到客户家中的商品，来此订购货物的真不少。

想着想着，门帘“哗”地一掀，与此同时，他又听见那清脆的声音：

“爹，娘叫你去吃饭啦！”

兰兰眼也没抬，一掀门帘就喊。等她看见已经晚了。

“噢，我爹呢？”说这话，脸却红了。

“这位小姐，老板上后边取货了。”

兰兰一听，转身要走。

“哎，小姐，”胡雪岩灵机一动，“店里可有年轻女子用的手镯？”

这兰兰本不是富贵人家的大小姐。寻常百姓家的闺女并不是那么讲究礼数，因此兰兰也就站定，回身在货架上搜寻。

从侧面看，能看到她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眼睛四处转着。她一只手扶在柜台上，恰恰在胡雪岩的面前，这只手可称得上是几段春葱，细细的，长长的，让人一看见，就想握住它，他就这样欣赏着，像品味一幅名画。

“手镯……手……镯……”兰兰嘴里喃喃地念着。

他觉得身上有点热腾起来，那不是因为天气闷热，而是这画中人催动他血液的流速，不由自主地心跳加快了。

随着“吧嗒吧嗒”的脚步声，老板抱着一大怀扇子进来。

“这小伙计跑哪儿去了，半天不见人影，让您久等啦！”老板放下扇子，拿出手帕擦汗，忙不迭地道歉，“兰兰，你在这儿干什么？”

“啊，爹，娘叫您去吃饭。”

“知道了，告诉你娘，我马上去。”

“对了，爹呀，这位客人要一副手镯。”



老板望望胡雪岩，不解地问：“您……”

“老板，刚才我突然想起还要给我的表妹买一副手镯，便顺口问问，要是有的话，我一道买回去。”看着兰兰苗条的背影，他答道。

“不巧，小店一时没有。不过您过几日再来看看。”这本是一句生意上的套语。

不料，胡雪岩立刻接口说：“好，那我过三天再来。”

老板一时语噎，半天也未表达出异议。见胡雪岩摆弄扇子，就问道：“客官，您府上有这么多人啊？”

胡雪岩一听，“扑哧”一声笑了，“在下是信和钱庄的。老板吩咐天儿热了，买几把扇子回去。我寻思，上等扇子买几把，给老板和贵客用，中等的摆在外面，给一般客人用，那下等的发给伙计们。”

“是你们老板这样安排的？”胡雪岩已经验过货，老板边说边把扇子打包。

“不是，只是我自做主张，若都买好的，有些浪费，都是次的，又上不了台面，所以想出这折衷的办法来。”老板听着，赞许地点了一下头。

说话间，扇子已包好，老板对这青年也变得客气了，这次是由衷的。

“您拿好。有空来坐坐。”

胡雪岩付了钱，一路回到钱庄，把扇子分发到各处。

老板知道这事后，不由得生出些许赞赏。这小胡办事虽然大刀阔斧，但没料到还有这般细致之处。从这件小事就可看出他做事周全的一面，做钱庄这行必须有这一优势，否则一不小心，就会牵动许多事端，所以要求面面俱到。

于是老板找来大伙阿祥商量了一下，大伙是钱庄里仅次于老板的一个职位，是店员中权力最高的，若把钱庄比作国家，那么可以说大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所以大伙的话一般是极有分量的，遇着急事或棘手的问题，老板总是在第一时间里找大伙商量。

这天晚上，老板特意留下大伙在家里吃饭，通常这就意味着有事要和他商量。饭桌上，一家大小与大伙吃得很愉快，大家有说有笑。吃得差不多了，老板娘吩咐丫头把剩菜撤下，换了几碟花生、泡菜之类的冷菜，又上了一小壶青酒。然后自己带着孩子们回屋去了。

老板这才开口提起正事。

“阿祥，最近这段的生意还顺手吗？”

“回老板，还可以。”

“哎呀，阿祥，你瞧你，别太客气了嘛，有外人你客气是应该的。现在就咱们俩，别这么生疏，来，喝酒喝酒。”

几杯酒下肚，两人都是脸泛红，气氛也更加随便了。

“阿祥，你看小胡这个伙计怎么样？”

“老板的意思是……”

“你有什么就说什么？”

“我是说，老板问哪方面？”

胡雪岩韬略

第三篇 珍闻轶事

“当然是人品呀，做事呀，不外乎这些啦。”边说边夹了几颗花生丢进嘴里嚼着。

“小胡这孩子从小就在咱们眼皮底下，这些年从一个小娃娃一下变成个大小伙子，真是不容易呀。”阿祥边考虑边说。

顿了顿，他又说：“小胡在人品方面，我看是没问题，也从不去赌馆花楼，从不沾些市井少年的坏习气。在家孝敬母亲，这是众所周知的。在外尊老爱幼，最重要的是他极讲信用。”

“这话怎么说起？”老板饶有兴趣地问。

“我记得上一次，有一位老客人，跟钱庄也挺熟。他来取些银票，一进门，就是面带病色，小胡忙上前问长问短。原来这客人有风湿的毛病，一到阴雨天就犯。”

“啊，我记得，他住城南，离我们这儿还挺远。他已经在钱庄销号了吧？”老板问。

这销号就如同现在银行里的结算账户，全部将钱取走一样。

“说的就是，正是那一次。小胡听说是风湿，随即说他认识一个亲戚在乡下给人看病，懂一点医道，治风湿有一套，过几天去问得药方给客人送去。”阿祥喝一口酒，接着说。

“我只当是他拉拢客人，客套几句，后来那客人也不再来了。小胡也没什么动静，我也没放在心上。过了将近一个月，小胡接到一封信，说是乡下来的。第二天一大早向我告了假，就奔城南去了，因为没有客人的详细地址，找了一天他才找到人家。”阿祥看看老板的神情。

老板表示赞许地点了点头。

“所以从这件小事就能看出小胡行事有些原则的，类似这样的事还有许多。”

“对。”老板接着阿祥的话说，“我也有些体会。”

“老板今天提他做什么？”

“我看是不是派他出去收账？他虽然年纪轻轻，但是在钱庄这几年来，结交了不少人，在场面上说出的话、所办的事都挺漂亮，你看……”

阿祥略一沉吟，点点头。

“您看哪天合适，我把他找来，您和他说说？”

“好，那就明天吧。”

第二天，胡雪岩刚开铺，阿祥冲他一招手，说：“雪岩，你过来。等会儿去掌柜屋里，有点事要和你谈。”

到了掌柜房内，见老板脸色并无异常，知道并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便坦然行了个礼说道：

“老板，您找我来有事？”

“没事能找你？”这一问，倒把他问住了。老板和善地笑了笑，接着说：“来，坐到这里。听阿祥跟你说个仔细。”

于是阿祥从头到尾，如此这般，把昨天商量的结果告诉胡雪岩。



“真的？”胡雪岩一阵惊喜。

实际上这等于升了他一级，从一个小伙计直接跨入钱庄“中级”阶层了。而且这个职务虽累，整天在外面跑，与各色人物打交道，有时免不了受些气，碰见蛮横的，还可能吃亏，但有一点，就是工钱涨了，还有就是手上可以有些活钱了。

替钱庄收账，就是去讨债。有些人欠了钱庄的钱，出于个中缘由，没有及时还给钱庄。那么钱庄就派人去要，能不能要回来，要回来多少，全看收账人的本事了，根据银根的涨落松紧，利息也有不同的算法，所以一般收账的总能得到不少油水。

说完了正事，老板随口问了几句家事，问到胡雪岩有没有心上人时，他赶紧打了个马虎眼儿，借口谈起其他事。谈到这儿，也就算是结束了。胡雪岩就是这样，不太愿意向别人透露自己的私事，也不怎么炫耀自己的某些事，所以老板一看，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亲切地说：

“雪岩，好好干，有什么事多向你祥哥请教，他也是从你这条路走上来的。”

一句话，暗示了胡雪岩的前程，他使劲点点头说：

“请老板放心。”

当天回到家里，胡雪岩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虽然她不太懂这些事，但从儿子那高兴的神情能看出来，收账这活肯定不错。于是她也跟着高兴起来，马上出去买了一只鸡，回来炒了几个菜，算是庆祝了一次。

做母亲的心里看到儿子有了一点出息，自是欣喜十分，在听过儿子仔细解释后，更是高兴。

母子俩边说笑边吃饭，忽然做母亲的放下碗不吃了，却撩起衣襟去擦那眼角流出的泪。

“娘，你怎么了，不舒服吗？”胡雪岩挺奇怪地、不解地望着母亲。

“唉，”母亲长叹一口气，“要是你爹还在，那该有多好，只可惜，丢下我们娘俩，自顾先去了，呜呜……”说罢，伤心地哭起来。

“娘……”一见这情景，胡雪岩赶紧起身去劝她。“娘，您别难过，就是爹在九泉之下知道这个消息，他老人家也会高兴的，您还哭什么？”

看着儿子望着自己，她又备感欣慰，自己含辛茹苦，终于把孩子拉扯大，总算有点出息，没有辜负九泉下丈夫的期望。

想到这儿，心情才稍稍好了一点。

“来，雪岩，喝一碗鸡汤，里边有你最爱吃的蘑菇和笋子……”

入夜了，胡雪岩躺在床上，母亲像往常一样在灯下给他准备明天穿的衣服。因为从明天开始，就要去做收账这份差事了，不论怎么说，穿的都要体面一点。好在胡雪岩带回老板给他的几两银子，她上街扯了布，回来准备亲手给儿子做一身衣服。

雄鸡高唱，已是黎明。胡雪岩这一夜睡得很好，好像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开了一间钱庄，还娶到了自己的意中人。她美极了，坐在红烛旁，头上的盖头一颤一颤的，仿佛迫不及待地要胡雪岩去揭开，他慢慢走近，闻到了一股清新的